

搃殺之初甚祕。守關軍自相謂無已殺總督官。我輩幸也。民始有聞之者。走白君部將浙東僉元帥黃中。諸參謀聞變奔避不顧。至有墜城以出行四五十里者。初夜二鼓。中提軍入城。屯戒珠山。拜未及知。中臥病。方飲藥。得少汗。尙昏潰困頓。左右扶翼。擐甲上馬。遇臺軍於江橋。鬪十數合。破陣陷堅。身當矢石。郡民老幼皆號泣曰。殺我總督官。我尙何生爲。壯者助中軍殊死戰。臺軍一敗塗地。屠其二營。入拜家。姬侍奴隸死者相枕藉。一女爲隊官陳某所掠。舉君屍無元。大索三日。得于溺池中。拜與二子匿梵宇幽隱處。民搜見之。齊唾其面。且罵曰。瞎賊。我總督官何罪。而令致於此耶。不自殺。執以歸中。冀中殺之。中解其縛。率諸軍羅拜之。曰。總督官忠肝義膽。照映天地。人神所共知。公信任儉邪。使國家之柱石隕于無辜。我之復讐。明大義也。殺我主將者。旣已斬之。公幸毋罪。拜執中以泣曰。我之罪尙何言。尙何言。繼而軍民爲君持服。爲位以祭。私諡曰。越民考。越六日。拜自劾。納印綬去。其印是夜遺失。中以白金百兩購得於一卒。以還行臺者。君未死。索三日。有星大如椀。紅光燭天。墜鎮粵門。化爲石。及君出師。識者已卜君之有死兆矣。至是果驗云。

南村野史曰。兵凶器也。戰逆德也。聖人不得已而用之。故吾夫子必以臨事而懼。好謀而成。荅子路行三軍之間。夫邁里古思受任之初。殊有古賢縣令之風。一握兵柄。志滿意得。酣觴廢事。輕謀首亂。不旋踵而身首異處。蓋亦平昔越己之過。有以釀成此禍與。微中則老母稚子亦皆几上之肉耳。原其忠君愛民之心。眈然與日星相昭明者。則無可議也。拜任爲國大臣。坐鎮四省。百官庶司。孰不聽令。邁之不奉臺檄。擅興師旅。明問其罪。黜之可也。斬之可也。而乃陰結小醜。作爲此態。是盜殺之。非公論矣。民心之所以不服。良以是也。噫。享有尊爵重祿。而當國步艱難之日。旣不思涓埃補報之道。又不責自己貪饕之非。反以謀害忠良爲先務。謂之無罪。得乎。故其妻妾子女。遭罹戮辱。實自取之。尙復可憐哉。

三姑六婆

三姑者。尼姑、道姑、卦姑也。六婆者。牙婆、媒婆、師婆、虔婆、藥婆、穩婆也。蓋與三刑六害同也。人家有一于此。而不致姦盜者。幾希矣。若能謹而遠之。如避蛇蠍。庶乎淨宅之法。

不中用

不中用。不可用也。左傳成二年。郤子曰。克於先大夫無能爲役。杜預注。不中爲之役使。

國字

杜清碧先生本字伯原。有所編五聲韻。自大小篆分隸真草。以至於外蕃書。及國朝蒙古新字。靡不收錄。題曰華夏同音。至正壬午。中書奏修三史。以翰林待制聘先生。起至武林。辭疾不行。盤桓久之。浙省平章康里子山公。嚙嚙時來訪。一日。語及聲律之學。因問國字何以用可。侯此喉音也。字爲首。先生曰。正如嬰兒初墮地時。作此一聲。乃得天地之全氣也。平章甚說服。

水畜

陶朱公養魚經曰。夫治生之法有五。水畜第一。水畜。魚也。此二字亦奇。